



◆绍兴第二医院住院部2号楼，7名接受驱除血铅治疗的孩子跑到了一个病房。

绍兴锡箔加工业： 血铅阴影下的“非遗”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彦朋 发自浙江绍兴

6月初，在浙江绍兴县杨汛桥镇展望、江桃、横山、芝塘湖等5个村，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安徽等地，从事锡箔加工作业的数千名成人和婴童，分别被检测出轻、中度血铅超标，其中100多名婴童需要住院治疗。而这段距离“德清血铅”事件还不到一月，距国家环保部下达《加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不足半月。

尽管医生们一再强调，只有脱离环境才能顺利排铅，但“离开之后谁给治疗，如何求生”等诸多疑问挡住了工人们的去路。“我们年龄大了，死都无所谓，关键是孩子，还不到1岁，这是一辈子的噩梦。”一名工人哭诉。

至少有120名婴童住院治疗

6月17日中午，浙江省绍兴县杨汛桥镇江桃村锡箔厂宿舍，来自四川宜宾的郭浩、唐莉夫妇，没精打采地坐在一间只有10多平米大小的宿舍里。这间宿舍是他们每月花100元从江桃村委会租来的，屋里仅能放下两张床、一张餐桌、一个橱柜、一瓶煤气，即使煤气炉放在走廊里，也很难再有下脚的地方。

10年前，27岁的郭浩成为楼下一间锡箔作坊的计件工人，一直干到现在。

十多天前，郭浩10个月大的女儿被送到绍兴县疾控中心抽血化验血铅含量，结果高达554微克/升，刚被接到绍兴两个月的12岁的儿子血铅含量是123微克/升，郭浩和妻子也分别达到300多和200多毫克每升。

“昨天刚从医院回来，我女儿是第一批出院的，但治疗效果怎么样，得等一个月之后去复查才知道。”郭浩说。

2010年8月，郭浩的妻子在老家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出院时一切生理指标正常。两个月后，妻子带着女儿来到江桃村陪丈夫打工。从4个月大时开始，感冒就一直伴随着女儿，“一个月有20多天感冒，而且每次都特别严重，即使挂水(输液)也得一个多月才能好，好了之后隔上五六天再犯。”郭浩的妻子说，5月初，女儿在浙江省儿童医院检查出中度贫血，支气管发炎，“最后挂了一星期水，才止住气喘。”

而出了郭浩家，仅其所在楼层就有三四十个家庭与其有着相同的命运，不一样的仅是血铅超标数字。

成人也存在类似情况。

42岁的四川人王胜血铅含量初次检测结果是702毫克/升。据其同在江桃村打工的堂妹说，在没化验之前，王胜的眼皮和面部都肿了，成宿成宿地咳嗽。

截至18日上午，记者走访了绍兴市第二医院住院部2号楼和6号楼、绍兴县中心医院VIP病房、柯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镇人民医院)，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

6月初，在浙江绍兴县杨汛桥镇展望、江桃、横山、芝塘湖等5个村，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安徽等地，从事锡箔加工作业的数千名成人和婴童，分别被检测出轻、中度血铅超标，其中100多人需要住院治疗。杨汛桥镇有国内“上市第一镇”美誉，其锡箔加工技艺被绍兴市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边是工业强镇，一边是落后的加工作坊里冒着血铅风险“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显然是个悖论。

120名14周岁以下婴童在接受住院治疗。

据绍兴县杨汛桥镇公布的数字，此次血铅事件涉及到该镇5个村290多家作坊共2500多名从业人员。但来自安徽省的一名血铅超标工人告诉记者算了一笔账：一间作坊少则八九名工人，多则三四十名工人，加上他们住在厂区的家人，总共得有近万人血铅含量超标(这些工人大都超生，一家最少两个孩子——记者注)。而根据国家标准，血铅含量0至99微克/升属正常范围。

绍兴县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事发后，浙江省卫生厅和疾控中心立即派来了多个专家组，所有治疗和营养干预方案都是在专家组指导下制定的。

“这哪里是锡箔，全是铅”

17日上午，远远望去，坐落在展望村南端的锡箔厂区上空雾气腾腾，9排整齐的灰砖小瓦房和几排不规则状的三层楼里，传来密集的敲打声。

厂区全部是三层楼房，一楼是锡箔加工作坊，二、三楼是工人们的生活区，多数住户开着窗户，衣服就晒在窗户下方，接受着腾腾热气、黑烟及金属粉屑的二次“洗礼”。

每栋楼下都有一条宽、深均约25厘米的小水沟，生活废水和锡箔作坊排出来的废水，一起通过小水沟流向地下管道，下午五六点钟，不时有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小水沟玩耍。

在外人看来，这一切与这个曾经诞生过上市公司、家家独栋小楼房的村落显得格格不入，而当地人却早习以为常。

在展望村一家作坊内，充斥着刺鼻的恶臭，男工熟练地敲打着锡箔纸，女工们飞快地把敲薄的锡箔纸摆放整齐。

一名来自安徽的中年男子干脆赤裸着上身，清理锡箔纸上的碎末。“这里是锡箔嘛，全是铅。”这名男子指着手里的锡箔纸说，他前几天也去验了血，血铅含量有400多微克/升。但他只能一边营养干预，一边继续工作。“6月30日这里的锡箔厂才关停，老板要求我们必须做完剩下的这些才能走，工资还没发完。”

据横山村一位作坊主回忆，大约从2008年开始，原材料锡大幅度提价，逼着锡箔加工业开始使歪招。“之前用来做锡箔的锡饼(主要成分是锡，形状像饼)要八九十元一斤，但铅饼才五六块钱一斤，如果一斤锡箔里加上半斤铅，成本降低好几倍，效果也不差，根本不知道对人体有害，要不然很多老板也不会血铅超标。”

这位作坊主还介绍，从此，大家至少在锡箔制作中添加40%以上的铅，且不给工人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主要是大家不懂这些。再说，工人和作坊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层面的劳动关系，说白了都是临时工，今天干得好好的，明天可能就干不了，谁也不舍得花钱去给他们免费体检，买防护设备。”

出租作坊，村里一年挣百余万

在各家锡箔厂门口，停满了买卖锡箔纸的面包车，一叠叠闪着光的锡箔纸从一辆车搬到另一辆车上，有人嬉笑着扬扬手中的人民币，揣进自己的腰包。而在厂区门口，张贴着杨汛桥镇政府《关于对锡箔作坊涉及人员进行驱铅治疗、营养干预及生活补助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关于深入开展锡箔加工作坊专项整治的通告》。

《办法》显示，按照国家标准和浙江省专家组合会诊结论，对血铅含量在600微克/升以上的成人和250微克/升以上的14周岁及以下的儿童，由绍兴县卫生局确定的定点医院收治，费用由医院先行垫付。对自愿回乡治疗的，按成人2000元/人、儿童1500元/人的标准一次性领取驱铅治疗费，生活费照常发放。对于血铅筛查400至599毫克/升的成人及200至249微克/升的儿童，一次性支付六个月分别为900元和1800元的营养干预费；100至199微克/升的14周岁及以下儿童，一次性支付六个月900元。对于因关停作坊失业的人员，一次性给予4500元生活补助。

正是这份《办法》饱受人们诟病。

“镇政府劝我们脱离这个环

境、医生也劝我们回家慢慢排铅，还不是想给点钱，赶我们走？”而且他们已经向当地社保部门核实过，即使能参加社保，血铅及其引发的并发症也不属于基本医保的救治目录，“因为这属于职业病。”

记者了解到，有国内“上市第一镇”美誉的杨汛桥镇，曾坐拥千家企业、十大集团、八大上市公司。经历了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除一家上市公司经营正常外，其他几家上市公司均已搬迁、重组、停牌等。尽管如此，该镇2010年工业总产值仍达170亿元。

据当地人介绍，早在几百年以前，绍兴人就开始以特有的手工技艺通过敲打加工锡箔。在杨汛桥镇的多个村庄，有的家庭祖祖辈辈以加工锡箔为生。2007年，锡箔加工技艺还被绍兴市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多数用来叠元宝和一些象征富贵的物件儿，烧给去世的人。另外浙江寺庙比较多，当地人烧香拜佛就会用到这些，也是这个古老行业一直兴旺的原因。”当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一边是工业强镇，一边是落后的加工作坊冒着血铅风险“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显然是个悖论。

绍兴县经信委一名负责人表示，锡箔加工是个特殊行业，国家及当地对其制作工艺及原材料没有具体标准，即使在绍兴县锡箔加工业整顿规范工作联席会议(处理血铅事件的应急机构——记者注)新制定的《锡箔加工行业规范作业要求》中，只要求为从业人员配备防护措施，仍允许锡箔作坊以锡铝合金为原料加工。

但展望村一名村民介绍，锡箔作坊的血铅问题直到现在才暴露出来，或许跟村委会在其中的利益纠葛有关系。展望、江桃、横山三个村的锡箔厂厂房都归各个村委会所有，村里有一张厂子的大营业执照，小作坊主们租一间房，每年向村委会交7000元至10000元的房租，就能招人生产锡箔。“再加上工人租房的房租和作坊管理费，村里每年保守估计也能有100多万元的收入。”

所以，即使血铅风波发生后，被关停的25家锡箔作坊多是当地村民偷偷开在自家院里的纯铅箔作坊，而租用村委会房子的则可以持续到6月30日，用完库存的原料再关闭整顿。

在杨汛桥镇已存在了几百年的锡箔行业，将来会走向哪里？至少目前来看还是个未知数。

而工人们的担忧却是现实的：“一家几口全靠这个吃饭呢，现在中了血铅的毒还没治好，饭碗又要没了，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近年来 我国主要血铅事件

2008年12月，河南卢氏县一家冶炼厂排放的废气、废水，导致村里高铅血症334人，铅中毒103人。

2009年8月，陕西凤翔县一家铅锌冶炼公司排放废水、废气，导致至少615名儿童铅超标。

2009年8月，湖南武冈文坪镇一家精炼锰加工厂为血铅超标污染源，有1354人血铅疑似超标，600名儿童需要医治。

2009年12月，广东清远市工业区内44名3个月至16岁的儿童被检查出铅超标。

2010年1月3日，位于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的河口村有51名16岁以下常住儿童被查出血铅含量超标，距离河口村村民住房最近处仅50米的电池生产企业大丰市盛翔电源有限公司是污染的源头。

2010年2月，湖南嘉禾县250名儿童血铅超标。引发中毒事件的炼铅企业腾达公司，曾被县市两级环保局几度叫停，但仍继续生产。

2010年3月，湖南郴州市疾控中心和市儿童医院一共查出152人血铅超标，45人铅中毒，且中毒者均为14周岁以下儿童。

2010年3月13日，四川隆昌县渔箭镇94名村民血铅检测结果异常，其中，儿童88人。污染源为当地制铅企业——隆昌忠义合金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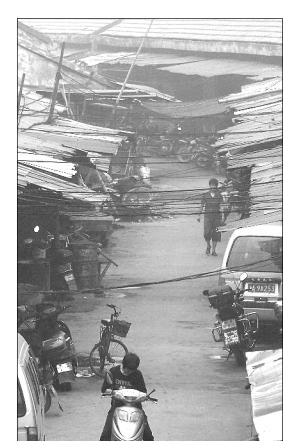
2010年6月13日，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30名成人和儿童被检查出血铅超标，事故主要原因是该县湖北吉通蓄电池有限公司涉铅作业工序缺少基本的防范措施，职工下班后，将受到污染的衣物带回家，致使工人家属血铅超标、中毒。

2011年1月，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100多名儿童血铅超标，家长疑为当地电源厂污染所致。

2011年3月，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峰江街道上陶村过半村民出现了血铅含量超标的情况。经确认，村中一家蓄电池制造企业违规排放含铅废水、废气，是造成这起事件的主要原因。

2011年5月，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发生了332人血铅超标的污染事件。原因是浙江海久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违法生产，职工卫生防护措施不当；当地县、镇政府未实现防护距离内居民搬迁承诺。

(本报综合)



▲职工宿舍楼下，就是江桃村几十家黑烟袅袅的锡箔作坊。